

双重姓名并非双重性格

李秀丽

2015年3月于芝加哥

广州有个向秀丽，1958年12月在一次何济公制药厂失火事故中，因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活，英勇牺牲。为了纪念她，在广州有五条街以她的名字命名：秀丽一路，秀丽二路，秀丽三路，秀丽四路和秀丽五路。在我家乡台山的县城，有个人工湖，湖中有个塔，叫秀丽塔，也是纪念向秀丽烈士的。只不过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向秀丽在广州的事迹，会在台山建塔来纪念她。

我叫秀丽，实属巧合。高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管图书馆的杨学青先生，递给我一本《向秀丽》，郑重地对我说：“秀丽读秀丽，秀丽学秀丽！”

殊不知那个秀丽是英雄，是我这个秀丽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我生出来就是先天不足，面黄肌瘦，还很高，像根竹竿，经常感冒咳嗽。一年上课，请病假无数天，若不请病假，上课时也是昏睡无力。以至高中体育老师雷球，默认我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同学们上体育课，我就悄悄地到隔壁花王的花园，五分钱买只芒果吃吃，或闻闻花香。政治课老师马开昌，是学校党委书记，我在他高唱马列主义的课堂上，呼呼大睡，他慈悲为怀，说不要叫醒我，让我睡觉。大学前在农机厂开车床做车工，经常在高速飞转的沙轮前磨车刀，磨啊磨就睡着了，现在想想都后怕。再看看大学的笔记，数学课笔记基本上是天书，在睡梦中不知画的是什么符。记忆中数学老师那洪钟般非常有磁性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来，与梦境合成，直直是催眠神曲。

虽然在那个年代，洛阳纸贵，见到什么就读什么，不假思索，不作选择，读各种书，只能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但我越是弱不禁风，越是爱读《红楼梦》，当人家说我弱不禁风，像林黛玉一样，还以为在书上找到知音了。

秀丽这个名字，也经常为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

“秀丽，你真有钱，在广州有五条街！”

“瘦丽瘦丽，唔怕生错命，就怕改错名，你叫秀丽，怪唔得你咁瘦嚟。”（广州话瘦与秀同音）

“李秀丽，是里秀丽啊，内心秀丽！”这句话最中听，不管他是褒我内心秀丽，还是贬我外表丑怪。

生来弱不禁风，也不见得全是坏事。

“李秀丽身体这么差，让谁出省也不能让她出省”，1982年华南工学院本科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据说一些好心的同学背着我去对系里搞分配的人这样说。广东人认为除了广东广西是南方外，其它全是北方。后来鬼使神差，分配到广州海运学校过了两年神仙日子。

“李秀丽，看你弱不禁风，像林黛玉一样，风吹就倒，叫我把你往哪里分？算了，你还是回广州吧！”1987年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负责分配的人如是说。弱不禁风的瘦丽，贵州啊，江油啊等山沟沟航空部的单位惹不起我啊。

1991年12月27号，当年弱不禁风的瘦丽，当年多愁善感的秀丽，拎着一只大皮箱，一个大棉布袋，把先生和三岁的儿子扔在家，义无反顾地漂洋过海，来美国读博士，以求学来改变命运，还真有一点向秀丽的英雄气概。

李秀丽的汉语拼音是 Xiuli Li, 从 Anchorage, Alaska 进关, 就发现美国人不知道如何发 X 的音了。到了芝加哥后, 第一件事是去社安局把学校临时分配的社安号 999-11-3113 换成一个真正的社安号。填表时有一栏, 问我要叫什么名字, 马上意识到这是改名的第一步, 要为自己取一个英文名。Jane 是第一反应, 大笔一挥, 我就叫 Jane 了。

大学时是个 Jane Eyre (简·爱) 迷, 读了中文又读英文, 英文朗朗上口 (是缩写本), 信心大增, 便尝试翻译。毕业后在海校, 电视播 Jane Eyre 连续剧, 每晚小板凳准时守在学校大门口旁边传达室外墙的电视机前看 Jane Eyre。同事的妈妈是华南师范学院英语系的教授, 也是个 Jane Eyre 迷。同事把他妈妈的《Jane Eyre》英文原著借给我读, 才知道原来原著是这么难读, 很多单词都不懂。

我现在是 Jane, 不是李秀丽了。中国人有人叫我李秀丽, 有人叫我 Jane, 但系里的教授, 不是中国人的同学, 都叫我 Jane。刚开始没反应, 不知道是在叫我, 这个名字还没有灵动性。

变成 Jane Xiuli Li 之后, 马上在学校做了一份改名公证, 又在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把我的名字从 Xiuli Li 改成 Jane Xiuli Li, 这样我在美国所有的记录档案, 从第一时刻起就用新名了, 万无一失。

没想到我这个名字, 有两个 Li, 还是有麻烦。麻烦之一是人家会把一个 Li 漏掉。在我最好的朋友孔敏仪寄封信来, 信封上只写一个 Li 时, 就觉得这个名字一定要再改, 因为如果连最好的朋友都会把一个 Li 漏掉, 这个名字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加上一年多后去考驾照, 发驾照的女士, 用黑人的口音, 在说了 Jane 之后, 拉长声音很费时费劲地把我后面的名字 Xiuli Li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慢慢的读出来, 因为她也不知道 Li 该如何发音。

这个名字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拿了驾照后, 抽空又去社安局改名, 从 Jane Xiuli Li 改成 Jane Xiuli Lee, 等收到新的社安号卡后, 凭社安号卡做一个改名公证, 再凭社安号卡和改名公证书去外国学生办公室改名字, 这样才能把整个系统的名字改掉。

这次外国学生办公室的老太太 Annette 就不高兴了。“要是我是你, 我就不改我的姓,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 她一脸严肃地望着我。我说我并没有改我老豆的老豆的老豆的姓, 我的姓还是木子李, Li 只不过是拼音, 你可以拼 Li, 也可以拼 Lee, 拼音而已。她于是一脸不情愿地帮我改了。我的态度是你理解也要执行, 不理解也要执行, 你只要给我改了就行。

到此为止, 学校档案、学生证、信用卡、银行户头、电话、煤气、水电等, 全把名字改成 Jane Xiuli Lee。一路改过来, 还要去改驾照上的名字。这时遇到大麻烦了, 说我的名字并不是法律名字, 我的法律名字应该是护照上的 Xiuli Li。那问题就大了。20 多年前, 同一个社安号可以改名又改姓, 不能改社安号, 社安号是唯一的。但驾照也是身份证, 在前面加个英文名字可以, 改姓是不可能的, 要用法律文件来证明。

我去学校学生法律咨询服务处求助, 工作人员告诉我, 如果要改姓并得到法律承认, 可以通过结婚改姓, 或是要上法庭改, 或是拿美国公民纸的时候改。我已经嫁给一个 Yu 生, 不可能再嫁给一个 Lee 生, 更不愿意上法庭改姓, 至于美国公民, 那要等猴年马月了。后来法律服务处的人灵机一动: “你不是中国人吗? 你在美国的唯一法律文件是中国护照, 到中国领事馆改去。”

我把信用卡账单, 银行月终报告单, 电费水费单, 学校成绩单, 改名公证书, 学生证等, 通通带去领事馆。鉴于这么多事实证据, 加上领事馆也有改名公证服务, 领事馆没有任何异议, 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上持照人又名 Jane Xiuli Lee 的大印。从那时起, Jane Xiuli Lee 这个名字, 合情合理又合法, 无后顾之忧。

凭护照，社安卡，改名公证书，终于把驾照上的名字也改了。从此以后，在美国所有的个人记录，全保持 Jane Xiuli Lee 的一致性与正确性。然后把 Xiuli 变成中间名，用缩写，Jane X Lee，更多时候用 Jane Lee，再也没有人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再也没有人把我一个 Li 漏掉了。

自从变成 Jane 之日，英国作家 Charlotte Brontë 笔下的那个瘦小、相貌平平，但有智慧、意志坚强、有爱心的家庭教师 Jane Eyre 的灵魂就印到我身上了。我的一言一行要与那 teacher Jane 一致才行，否则人家看我不像 Jane 可不行。

来美第一个月，在 UIC 医学院幼儿园找到一份 nap time teacher 的 part time，午睡前为小孩读故事和照看小孩睡午觉。在午睡前，每个小孩都有权利享受一个故事，小朋友可以选择与其他小朋友一起读一本书，也可以选择自己读一本书。读完后帮小孩脱衣服脱鞋子上床睡午觉，午觉快到点时，准备好 snack，然后帮助小孩穿衣服穿鞋子，收好小帆布床，吃 snack。当时有两个全职的白人老师，加上我一个兼职，这些小朋友个个都来找 Teacher Jane 给他们读故事，可能我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新奇，也可能是我那有口音的英文对他们来说更美妙。家长都要求见见我，看谁是 Teacher Jane，对我说不得了了，孩子在家一口一声，不停地讲 Teacher Jane。

不觉在这开 Kumon 数学英文补习中心教小孩已经教了近12年。学生有的叫我 Teacher Jane，更多的叫我 Dr. Lee。我这12年言行一致，对学生爱心有加。有一次，我在教一个四岁多的学生，

"Are you Dr. Lee?" 小孩问我。

"Yes!" 我拉长声音柔柔地答。

"Are you the Doctor who helps other people?" 他奶声奶气地继续问，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Yes! I am helping you now."

从那天起，他每次来 center，都要我教他。"Can you work with me?" 他那无邪的眼睛恳求着我。我纵然再有爱心，也不能每次给他上课。于是会很巧妙地让我的助手给他上课。

其实美国人很少叫 Jane。我在这12年来，开有两个 Kumon 补习中心，共教了1600多学生，只有过一个学生的名字是 Jane，她妈妈还是个日本人，爸爸是美国白人。我想她妈妈肯定又是一个 Jane Eyre 迷。

我们这一代华人，很多都是 Jane Eyre 迷。Kumon 每年邀请成绩好的 instructor 度假几天。去年是去 Puerto Rico。在那里又见到每年一次在这个聚会都见到，早年从台湾过来，现在在 Toronto 开 Kumon center 的 Jane Wei，还新认识到一个也是在 Toronto 开 Kumon center，从印尼过来的 Jane Jonatan。三个 Jane 都是 Jane Eyre 迷。一同照了张相，以示纪念。

不管是 Jane Lee 还是李秀丽，我还是我。这么多年，Jane 这个名字早就有灵动性，Jane Lee 和李秀丽早已天衣无缝，灵魂上不可分割了。

